

短篇小說

謝年

小青

那一年，我是十五歲，正在浙西重鎮金華湖進高中一年級。離家有二百多里路，因為山城交通不便，所以自從開學以來，一直都沒回家。

生平第一次離家那麼遠，那麼久，遊子思家之情，一直縈繞心懷。記得在開學的前一天，眼着穿着白布衫的父親，站在小帆船離岸而去，自己換裝着一臉笑臉揮手告別，直至帆船逐漸消失，才發覺臉上已被一片淚水沾濕。結果還是趕回宿舍，伏在床上暗泣許久。以後日子久了，功課上了軌道，同學之間也有說有笑，心情才漸漸安定下來。一天，突然接到父親寄來的一包腊肉，裡面附了一封短信：

「青兒悉：汝母及吾均身體康泰，幸勿念。臘肉已塊，乃汝母手製，固汝所嗜也。何日放假，希早日來信告知，以便吾北上接兒。天寒需多加衣，務自保重身體，以釋吾二老懸念。」

文字臘月初二

一筆寥寥數語，道盡天下父母心。稍安的思家之情，霎時又如沸水奔騰。還好期近大考，忙着寫準備，才不致百無聊賴，苦目煎熬。就在期考的前一天，突然北風轉緊，滿天灰白雲霧，飄下片片雪花。這原是常有的事，也沒在意，一心只惦念着三天考完，回去還趕得及送灶神上天（浙江一帶鄉俗，於每年臘月二十五日設祭送灶神上天）。誰知那次的雪却非比尋常，一下就沒個停，風吹得緊，雪下得大，到最後一天考試，平地積雪已達二尺多厚。在樓上宿舍窗窗外眺，但見天地間一片白，遠處幾座青山已是模糊不清，傍城而流的蘭溪，本來是帆船似樣，也變成了靜悄悄，只有那滿天飛舞的雪花，還顯出一點肅殺的生氣。

好不容易挨完了最後一課考試。晚上，幾個路遠的同學都擁着棉被，唉聲嘆氣地怨天尤地：火車什麼時候能開？汽車什麼時候能走？只有我獨自蒙着頭在暗自盤算：下這大雪，父親是不是趕來接，若是因之一路受寒受濕，引發他老人家關節痛的積疾，我心何安？若是不來，要自己在這麼大雪天，孤零零地走那麼遠路，真是有點心寒。又想：要還有船的話，只要走五十多里路，要沒有船，那就要走二百多里了。不過無論如何，一定要趕回家過年的。一晚上想得再也不敢睡。

第二天一早，朦朧睡醒地就聽見有人叫：「雪停了！雪停了！」自己也顧不得冬寒襲襲人，跳出被窩就向窗口跑。一看果然，雖然天還是那麼陰沉沉，只要不再下雪就好辦。昨天晚上一個個的愁眉苦眼，現在都換上了笑臉，只有我還在惦記着父親什麼時候來。已經二十四日了，看樣子是趕不回去送灶神了。

一連幾日，天雖沒有大放晴，積雪已是漸漸融蝕，顯得氣候特別陰冷凍人。眼着着同學們一個個向我告別，有說有笑地隨着家人走出校門，自己臉上雖是強裝着苦笑，心裡實在急得如鍋上蟻蟻。父親怎麼還不來呢？莫非真的是這場大雪引發了他的關節痛？

二十八日了，操場上的雪溶得只剩幾寸厚，遠遠的山頭已可看出幾塊黑點，最後一位同學也一早向我告別走了，可是父親還沒有來。昨天晚上去江邊，船老大告訴我，明天早上八點鐘還有最後一班船駛往小溪，以後就要過了大年初三才有船，明天要再不走，就趕不回家過年了。無論如何，明天早上是一定要走。想起一路上的孤零零，不禁恨起父親

怎麼忍心不管他的兒子，熱淚潸然而下。突然，聽到背後一陣腳步聲，猛轉身一看，是門房老李，霎時但覺血液上衝「英志青，有你的掛號信。」

忙不迭拆開信，一張黃色的匯票還，有一封信。

「青兒悉：期考該已結束。日前大雪，引我宿疾復發，日昨已臥床養息，當無大礙。惟雪厚路封，又兼年關，雖出高價，亦乏人代吾勞北上接兒返家團聚。今暫寄你二百萬元，作青兒在校過年一需，該用之處，切勿吝惜，方安吾等之心。待年後天候轉好，吾疾當癒，必接吾兒返家共渡元宵。鑒輕重，惟青兒知之。」

文字臘月廿四日

信未讀完，已被淚水沾濕了一大片。父親果然病了。更是促我歸心似箭。隨即去江邊找船老大付了船費，又去郵政局，考慮再三，還是將原款匯回，因為當時法幣雖已貶值，百萬元確已非一小數，身邊原有剩款已足够一路所需，何必添此巨款多撥風險。

第二天一早七點鐘就趕到船上，還好人倒不擠，除了我，只有三位跑單幫的商人。他們也是趕回家過年，雖然路比我還遠，但是可以換船直達，反而比我方便。一路上，雖是順風，却是逆水，船行不快，好在聽聽他們跑碼頭的新聞，尚不覺寂寞。好容易挨到天黑，總算趕到小溪，他們三位隨即換上了船，我承船老大好意，當夜就在船上胡亂過了一宵。

小溪遠山傍水，雖也只有數百戶人家，却是山城間一個很熱鬧的水陸碼頭。每月逢五為小市，逢十為大集，方圓五六十里地內，都有翻山越嶺來此交易貨物。離我家有五十多里，還隔着一座峻削的牛山，小時常吵着跟父親來趕集，路則是極難的。

平地的雪雖已溶得差不多，山上好像並不，遠遠看去黑一塊白一塊，活像一件叫化子身上穿的破棉襖，外面擠滿了一羣爛棉絮。滿天死灰色的雲層，就像壓在頭頂上，令人感到喘不過氣，加之寒風嗖嗖，不時從衣領袖口鑽進來，凍得人渾身直打抖。船老大聽天氣又要變了，叫我最好等個大人作伴一起走。

可是我只謝謝他的好意，擰起小包裏，咬着牙關，就邁步向山那面走。一路上泥水如湯，沒多久就透進了褲裡，水涼澈骨。經過幾座小村，狗都站在家門口向着我吠，不時有幾個滿身凍僵的小孩子跑出門外好奇地瞪着我，隨即又被門裡伸出一隻大手拉回去。天，又開始飄雪花了。

這些我都不在意，一心只在盤算着能否趕得及回家謝年（浙西鄉俗，於大年日吃年飯前，先須燃放爆竹謝年，然後合家團坐共享年夜盛看，可是鄉人為了搶早，常於點心時分就謝了。）心裡一急，腳底就加緊，一口氣走到山麓，已到了一半路，渾身又熱又累。可是風緊雪急，山麓又沒處歇腳，揩揩臉上的雪水與熱汗，朝着山嶺，走吧！

山路積

雪厚薄不均，但見白茫茫的一片，天地齊色。還好一路上幾隻稀稀拉拉的腳印，指引着我，不致迷失方向。只是山陡路濕，又怕



